

學術筆記叢刊

〔南宋〕孫奕撰

履齋示兒編

中華書局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學術筆記叢刊

履齋示兒編

〔南宋〕孫奕撰
侯體健 況正兵 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履齋示兒編/(南宋)孫奕撰;侯體健,況正兵點校. —
北京:中華書局,2014.4
(學術筆記叢刊)
ISBN 978-7-101-10005-1

I. 履… II. ①孫…②侯…③況… III. 筆記-中國
-南宋-選集 IV. Z429.4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026123 號

學術筆記叢刊

履齋示兒編

[南宋]孫奕撰

侯體健 況正兵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4%印張·2 插頁·310 千字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500 冊 定價:49.00 元

ISBN 978-7-101-10005-1

前言

《履齋示兒編》，或稱《示兒編》，是南宋孫奕所撰的一部學術筆記。該書共二十三卷，內容分總說、經說、文說、詩說、正誤、雜記、字說七部分，涉及領域十分廣泛。作者自謙「論焉而不盡，盡焉而不確，非敢以污當代英明之眼，姑以示之子孫耳，故名曰《示兒編》」（孫奕《履齋示兒編敘》）。從學術史角度檢視，該書並非宋代學術筆記之絕佳者，其未立一時之典範，亦未開一代之風氣，但是書中「辯經傳之同異，核文辭之是非，詩之評，字之正，人物之綺談，奇聞奧旨，靡所不載」（胡楷題識），立論多獨特，見解常有他人未到處。由宋至今，學人引用評述頗多，可謂沾溉學林久矣，是一部頗有特色的筆記著作。

一

孫奕，字季昭，號履齋，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一〕。除本書外，他還著有《九經直音》十五卷、《決疑賦》二卷（已佚）等書〔二〕，均為小學類著作，對研究語言學史頗有參考價值。又有《孟子明解》十四卷（已佚）〔三〕。孫奕的生平履歷，因文獻闕如，今已不可詳考。據現有材料來看，他主要生活在南宋孝宗、光宗、寧宗三朝，與周必大、謝諤等有交往。本書卷十「周益公評詩」條，記載作者於「紹熙丁巳三月既望，侍宴春華樓」〔四〕，聞時

〔一〕元劉氏學禮堂刻本第十四、十五、二十一卷下，題作「廬陵禮津孫奕季昭撰」，顧千里跋《知不足齋叢書本》時認為「禮津，必履齋所居之地名」。此地今已不可考。

〔二〕《決疑賦》，《宋史·藝文志》著錄，它書未見載。其載「孫季昭《決疑賦》二卷」，列小學類，尚無材料證明此為同名姓者所作，而孫奕本長於文字訓詁，故列於此。

〔三〕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五著錄。

〔四〕紹熙為宋光宗年號，共五年，無丁巳年。丁巳年當為寧宗慶元三年（一一九七）。此處孫奕寫作「紹熙丁巳」，不知是「慶元」誤作「紹熙」，還是「丁巳」別為他年。《四庫全書總目·示兒編提要》及孫志祖校訂本書時，均偏向於前者。

宰周必大談詩論藝，四庫館臣由此推斷，他在宋寧宗時做過侍從一類的小官，大抵可信。元蘇天爵《慈溪文稿》卷二十九《書周益公答孫季昭帖》云「右宋少傅周益公答解元孫季昭帖」，同卷《題孫季昭上周益公請改修三國志書稿》云「宋鄉貢進士廬陵孫季昭三上書益國周公，請改修三國史志，以正漢統」，由此可知，孫奕是鄉貢進士之解元^(二)，且其與鄉賢周必大的關係並不疏遠，不僅侍宴而已，他們還曾相互討論過書籍的刊刻、修訂，惜今周必大文集中已找不到致孫奕的書信了。又元宋褰《燕石集》卷十五《跋孫履齋周益公二帖》云：

廬陵孫義方以宋相周益公與其高王父履齋論修後漢三國史往復翰墨見示，蓋履齋之請，急於正名分、扶綱常，非迂泛強聒者。益公辭之篤，乃深知其事之不易而慎重之歟？

在南宋與金、蒙古、西夏等國對峙的背景下，孫奕三次上書周必大，討論修訂「三國史」書稿之事，以史鑒今，強調南宋正統地位，這是當時有識之士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

(二) 陸心源曾核諸《江西通志》，在紹興至慶元間，江西鄉解題名不見孫奕之名，由此懷疑孫奕發解後曾改名。（見《儀顧堂續跋》卷十《履齋示兒編跋》，中華書局二〇〇二，第三八九頁）

孫奕也不例外，可見他不是一個村學究，而是頗有些識見與氣骨的士大夫。

二

《示兒編》的成書，據其自序乃是宋寧宗開禧元年（一二〇五）之事，因望兒孫輩能「知學」，故作之。可見其撰述之動機，或只作蒙學教材而已，但其於此書用心劬勤，時見功底，絕非一般蒙學讀物可比。該書之成績，至少有三點值得我們注意：

一即獨到見解。孫奕此書立論，多為其自得之見，絕少承襲他人見解，而於成見多有駁斥。其總說、經說部分，注重文字訓詁，由此生出許多觀點，甚尚新奇。如卷二「放諸桐」條，認為《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之「放」乃「教」字之誤，因二字篆文相近。論述有條不紊，能够自圓其說，明代大學士宋濂甚至認為他的這一觀點「其論甚偉」（《文憲集》卷十三《題伊尹古像卷後》）。另如卷二「衍字誤字」條、卷三「黽勉」條、卷四「攻乎異端」條、卷五「子樂」條、卷六「少艾」條等等，都為新異之論，或為大家所認同，或為後學所辯駁，引起了廣泛而持續的關注與討論，均足以自成一說。

其文說、詩說部分，探討詩文作法，評價前人詩文，尋章摘句，含英咀華，多有創獲。如卷八「破題道盡」條將文章的創作要領歸納為「命意」、「破題」、「遣辭」三點，又將此

三點之間的關係揭示出來，「不善遣辭，則莫能敷暢其意；不善涵蓄題意，破題何自而道盡哉」，實在可稱知言。而「作文法」條記載謝諤「文貴乎奇，過於奇則艷，故濟之以法；文貴乎正，過於正則樸，故濟之以葩」之言，也常被文論家重視。孫氏論詩，最重杜甫，於老杜詩中的語言技巧、詩藝意味均有所抉示。特別是卷九「假對」、「用古今句法」，卷十「出奇」、「屢用字」、「知見」等條，獨具慧眼，切中肯綮，將潛藏在杜詩中的各種藝術蘊奧總結發掘出來，對研究杜詩具有啓發意義。

其正誤、雜記部分，旁徵博引，辯證諸家觀點，匯聚各類材料，由史實考訂到字詞釋義，細大不捐，詳略得當。如論「名諱」、「析」囊橐」、「釋」馬耳」等條，足資考證。糾正經史各家之誤，亦多所發明。類似以上種種獨得之見，妙會旁參，發人未發，於書中在在而有，不可盡述，此實乃該書之大宗也。

二即保存文獻。《示兒編》廣泛徵引各類著作，保留了不少獨家文獻，為研究古代典籍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綫索。其中引及的林之奇《群經辨惑》、林炯《賦文精義》、張舜民《年曆辨誤》等書，歷代目錄罕見著錄，他書也少有言及者，實可補《宋史·藝文志》之闕。書中還保留了許多逸文，可為今日利用。如所引嚴有翼《藝苑雌黃》一書早已亡佚，《示兒編》徵引該書十五條，泰半為他書不載，對充分認識《藝苑雌黃》的性質、體例有所

助益。卷二十一所引胡銓《跋保靜庵記》和洪邁《蟻洲記》等，也爲文集所逸，《全宋文》亦未錄，可補。

《示兒編》引用文獻，多注明出處（也有少量未注者），其體例又常有臚列多條，然後於最後一條注出者，作「並《某書》」。前賢評價此書時，未能注意此點而將引書意見當作孫氏觀點，故有疏漏處，這是值得注意的。如《四庫全書總目·示兒編提要》說此書：「『王安石字說霸字』條下稱其學務穿鑿無定論，『《藝苑雌黃》』一條又稱『熙、豐間定有成書，是正舛謬，學者不能深考，類以穿鑿嗤之』，亦間或自相矛盾。」此論即未注意到前說乃引《邵氏聞見後錄》之語，其於後四條末已注明出處，後者乃引《藝苑雌黃》之語，並非孫氏自相矛盾，而是四庫館臣誤會了。總之，在仔細甄別此書文獻來源的基礎上，各取所需，或時有新喜。

三即類比材料。這一點突出表現在雜記、字說諸卷。如卷十四「紀元」條總結歷代紀元義例，「年號同」、「姓名同」條搜羅史書相同者於一處，卷十五「人物異名」條匯聚各種稱呼於一處等等，出入子史，博采筆記，材料極其豐富，足以增廣學識，拓展視野。更爲學界所重視的，即其字說部分。因採用類比材料的方法，故而集中地保留了宋代的音韻，蘊含了豐富的語音流變信息，爲研究宋元音韻學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其分析文字異

同，考訂字體俗訛，亦善於搜集類比，堪稱一部小型糾謬字典。

另外，《示兒編》也記錄了一些習俗制度與遺聞軼事，對於了解宋代社會風貌不無裨益。如文說部分的「賦要識題」、「雙聲字貴詳審」、「協韻字雖亦作字不可重押」數條，即於研究宋代科舉律賦規則有重要價值。總之，在學術創見與文獻蒐聚兩方面，孫氏此書都有值得稱揚之處，而不管是辨經訂史還是談文論藝，其注重字詞訓釋的特色也一以貫之，「考評經傳，漁獵訓詁」，充分體現出孫奕在小學領域的造詣。

當然，此書的缺點也十分明顯：（一）因刻意求新，故其結論或有穿鑿之嫌。如卷五「老彭」條釋「彭」爲「旁」，即爲後來學者駁正，清人翟灝《四書考異》卷下「條考九」所辨就是代表。（二）因貪多務博，其於史料亦有疏忽之處。如卷九「祭文簡古」條，四庫館臣及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七即對楊大年撰章獻太后祭文一事進行質疑與辯證。（三）因膠著字詞，其於文學筆法偶有強辯之時。如卷十三「意誤」條說地不可與天同稱「上」，月不可滅雪霜等，就有點不顧作詩行文之意趣而鑽牛角尖，盧文弨等校訂《知不足齋叢書》本《示兒編》時即給予了批評。但是瑕不掩瑜，其缺點與優點一樣，都因孫氏獨立思考、不隨人言的精神而生，這恰是他留給後人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三

《示兒編》的版本，比對各類藏書志所錄及各地圖書館所藏，情況略顯複雜。今以有限眼光所及，試述重要版本如下：

一、現存《示兒編》當以元劉氏學禮堂刻本最古（簡稱「元刻本」）。此版題作「新刊履齋示兒編」，每半頁十行，行十九字，細黑口，左右雙邊（二）。前有作者孫奕開禧元祀（一二〇五）自序，繼目錄後有孫氏同鄉後學胡楷嘉定癸未（一二二三）訂正題識。今藏

（二）顧千里云「宋刊本每半頁九行」（見《思適齋書跋》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第七一頁），王文進亦言爲「半葉九行」，且言爲白口（見《文祿堂訪書記》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第一九六頁），疑二人爲誤記。因顧千里校訂《知不足齋叢書》本所記諸條校文，與國圖藏本完全相符，應非不同的兩個版本。

國家圖書館〔二〕，有缺頁，並鈐有蔣之翹、曹溶、汪士鐘、楊紹和、楊承訓、陳澄中等藏書印，《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中華再造善本》據以影印。關於此版，有兩點疑問尚需說明。

（一）究竟是元本還是宋本。此版汪士鐘《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定為宋本，顧千里借閱後亦以為然。之後學界相當長一段時間都認為此版為宋本，楊紹和《楹書偶錄》、繆荃孫等《嘉業堂藏書志》、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邵懿辰等《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

〔二〕嚴紹璽先生言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有《（新刊）履齋示兒編》宋刊本，見其所著《日本藏漢籍珍本追蹤紀實》（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第三一五頁）、《日藏漢籍善本書録》（中華書局二〇〇七，第一一一八頁）。但據《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和《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録》二書，並無此書記録。河田熙《靜嘉堂祕籍志》卷二十八記載靜嘉堂文庫藏本，署「顧校示兒編，知不足齋叢書本」，志文則照録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履齋示兒編跋》及《四庫全書總目·示兒編提要》，又記載此書後載「嘉慶庚辰顧千里借觀」九字（見《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六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三，第五四四——五四七頁）。據此，或許靜嘉堂文庫所藏《履齋示兒編》僅是顧千里據宋本（實即此元刻本）校勘過的知不足齋叢書本而已，並非宋刊本，嚴氏應屬誤記。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葉德輝《書林清話》等名流名著均以為是，乃至今日諸多書目仍有因襲此觀點者。蓋因其版式形制都與宋本近似，且避諱「貞」、「桓」等字，更重要的是，此版胡楷題識云「本堂重加訂正，以壽諸梓」一語似已說明此版乃胡楷於嘉定癸未刻版，蒙蔽了許多人。其實，王文進批點《海源閣藏書目》時即已定其為元刻，但多不為人知曉，於是周叔弢批校《楹書偶錄》時仍只疑其為元本，不敢輕下結論^(二)。直到原北京圖書館編目時，才最終審定^(三)。從避諱來看，此版「殷」、「義」諸字不避，「姤」字亦不避，但其卷二「七日來復」條下「姤」却作「遇」，由此推斷，避諱字已經回改過，因回改不盡，故仍留有一些避宋諱。又卷十七「學貴通古今」條「宋朝楊大年」云云，顯是他朝口吻，其他處又作「本朝」，也當是回改不盡造成的。顯然此版不是宋刻，亦無覆宋刻之證。

(二) 王、周批語均見王紹曾等整理《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上冊)，齊魯書社二〇〇二，第一八六頁。

(三) 《冀淑英有關海源閣書目覆王紹曾書》云：「宋本《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十二冊，有海源閣藏印。此書由陳澄中轉歸北圖，編日時審定版本，改訂為『元劉氏學禮堂刻本』。」見《冀淑英文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四，第四一五頁。

據，定爲元本是恰當的。

(二) 胡楷其人及與劉氏學禮堂的關係。胡楷題識落款只寫「癸未」而未繫年號，通常認爲即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但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五十六認爲乃元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不知其所據。倒是通常看法有相關材料印證。據《吉安府志·選舉志》所載，淳熙四年（一一七七）有廬陵胡楷參加過解試^{〔二〕}，這與訂正《示兒編》的胡楷在時間上比較相符，在沒有新材料的情況下，定作嘉定癸未較好。此版卷二十卷首題下有「劉氏學禮堂刊」牌記，既已定作元刻，則此劉氏學禮堂自是元朝刻坊，但南宋人胡楷於嘉定年間所作題識何又自稱「本堂」？此版各卷署「廬陵鄉先生孫奕季昭撰」，唯第六、十二、十八卷無「鄉先生」三字，其十三、十四、十五、二十卷則署作「廬陵禮津孫奕季昭撰」。前稱「鄉先生」，當是胡楷訂正此書時所加，而「廬陵禮津」即孫氏自言。由此看來，胡楷確實訂正過該書，但不該自稱劉氏學禮堂爲「本堂」。瞿冕良據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所記，明雪晴齋鈔本所載胡楷題識與此版略有出入，故認爲「學禮堂篡改了胡氏頁上。

原語，變『訂正膳錄』爲『壽諸梓』，變『家鈔一通』爲『家置一通』，書名又冠以『新刊』字樣，其餘照舊，昧者不察」^(二)。他的結論是可信的，解釋了一者的關係，乃劉氏學禮堂利用胡楷手鈔本刊行，又篡改了題識。

雖非宋本，但此版今日仍最可貴，明清鈔本多有祖此本者。

二、明雪晴齋鈔本。此版題作「履齋示兒編」，由棉紙藍格鈔寫，每半頁八行，行二十四字，版心有「雪晴齋鈔」四字，鈐「邵仲子」、「彭之椿」等印。雪晴齋究屬何人，俟考^(三)。前文已言，該版所錄胡楷題識最後幾句與元刻本異，但今又無法確切考知其所祖，疑該版與元刻本同出一源，版本價值極高。彭元瑞曾對該本進行校勘，並有跋。《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九著錄此本。今藏國家圖書館。

三、明潘膺祉如韋館刻本（簡稱「明刻本」）。此版題作「履齋示兒編」，每半頁九行，

（二）瞿冕良《版刻質疑》，齊魯書社一九八七，第三十六——三十八頁。

（三）遍檢文獻，鮮有記載「雪晴齋」者，《藏園群書經眼錄》載雪晴齋鈔本《封氏聞見記》（中華書局一九八三，第六六九頁），亦未指出爲何人。惟瞿冕良《中國古籍版刻辭典》（齊魯書社一九九九，第五四七頁）將之歸作胡楷，且將南宋胡楷與明人胡楷混爲一人，顯屬誤會，不足據。

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單邊。前有孫奕自序，序末有「新安如韋館藏版」七字，繼有李維楨和潘膺祉萬曆丁巳（一六一七）題辭。卷首題「宋廬陵孫奕季昭撰，明滎陽潘膺祉方凱父校」，據潘氏題辭，此版乃以焦竑所藏鈔本爲底本。或因傳鈔漫漶，該書謬誤頗多，學界多爲不滿。但因該書流傳較廣，且後出轉精之《知不足齋叢書》本即以之爲底本，故亦頗爲重要。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此本。

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此版題作「示兒編」，收入《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雜說之屬，乃以紀昀家藏本爲底本。比勘內容，倘若四庫館臣並未較大規模擅自改訂文字，則此本係獨成系統，多處文字均與其他諸版不同，詳下。其所祖究爲何本，因紀昀家藏書目並無系統詳細記載，故難考索。

五、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本（簡稱「叢書本」）。此版題作「履齋示兒編」，收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五集，每半頁九行，行十八字，前有叢書序言，繼之爲捐資刊刻者貝塘嘉慶庚午（一八一〇）的「重刻履齋示兒編序」，書末依次附有元刻本胡楷題識、明刻本潘膺祉題辭、顧千里《履齋示兒編辛未年重校補》、鮑廷博附識、顧千里《示兒編覆校宋本條錄》、盧文弨乾隆乙卯（一七九五）跋、顧千里嘉慶庚申（一八〇〇）跋、鮑廷博嘉慶辛未（一八一二）跋等。鮑廷博雖以明刻本爲底本，但是又先後邀請盧文弨、孫志